

會發展計劃及完成一九八一年計劃的進行情況」的報告^③，但一九八二年的計劃，只是這個報告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重要的一部分；在「真理報」上所佔的地位不够一版的四分之一，內容的簡略程度不及一份報告的提綱，完全不像一九八一年及其他各年度的計劃報告——都是獨立的，在報紙上一向佔三個版面的地位。

過去，筆者論述蘇俄每一個年度計劃，祇以巴伊巴科夫的報告為根據，足夠引用，今年就不同了，若想為讀者勾劃一個輪廓，僅靠巴某的報告是不行的，必須另闢途徑，參考其他有關的資料，否則，就無法成篇，因為任何一個高明的作者，即使他有最大的鋪張的能力，也不能無根無據的面壁虛構。尤其關於數字方面，少一個圈或者點錯了分位點，則差之毫釐，就謬以千里了。

本文對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能描繪到下面所寫的程度，主要是借重蘇俄財長加爾布卓夫「關於一九八二年蘇俄國家總預算」的報告^④。蘇俄是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計劃是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擬訂的，財政和預算必須照計劃編製，因此加某的報告中關於投資、撥款都要作相當詳細的說明，指出預算為什麼要如此編列。所以加某的報告成了本文的主要參考資料。

計劃立案的根據

蘇俄任何一個年度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⑤，都是該屆五年計劃的一部分，也是五年計劃的五分之一，一九八二年的計劃也不例外。但是我必須為讀者指出：一九八二年的計劃立案的根據，並不是本屆的五年計劃。為什麼？從巴伊巴科夫在蘇俄最高蘇維埃九屆六次大會上的報告標題可以看出，蘇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和一九八二年的年度計劃是在同一年起草的，經同一次最高蘇維埃大會通過的，在未通過和公佈之前，第十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法律的身份，不能作為一九八二年年計劃立案的根據。

那麼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是根據什麼而立案的呢？關於這一點，巴伊巴科夫在他這一部分的報告中根本一字未提，祇有加爾布卓夫在報告一九八二年蘇俄國家預算時指出，是「以俄共廿六大的決定和布里茲涅夫原則性的方針和指示為出發點而制定的。」所謂「俄共廿六大的決定」，包括蘇俄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關於蘇俄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到一九九〇年期間的報告」^⑥在內，而吉某的報告是根據布里茲涅夫「基本方向」的報告。所以，我認為作為一九八二年計劃立

註③ 同註②（一九八一、十一、十八、第一版至第三版）。

註④ 同註②（第三版至第五版）。

註⑤ 過去向稱「蘇俄×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自一九七八年起改稱為「蘇俄×年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一、二、廿三、第二版至第四版）。

案根據的，是吉洪諾夫的報告^②。吉某的報告雖然包括一九九〇年期間在內，但中心點放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上；關於一九九〇年期間一節，祇是偶而作蜻蜓點水式的提到而已。吉洪諾夫的報告分爲三個部分：(一)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和人民福利的提高；(二)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任務；(三)發展對外經濟聯繫。

蘇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根據吉某上述三個部分制定的，其主要任務就是俄共廿六大所提出的「進一步保證在國民經濟穩定的攻勢發展、加速科技進步和經濟過渡到密集化途徑上，在更合理利用國家生產力、竭力節約一切資源和改進工作品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人民福利。」

關於「國民經濟最重要各部門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發展」，吉洪諾夫的報告說：工業總產量，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期間增長二六—二八%（其中：甲組工業二六—二八%，乙組工業二七—二九%）；農業總收穫量（平均年收穫量）增長一二—一四%；鐵路貨運流轉量增長一四—一五%；投資增長一二—一五%；國營及合作社營貿易零售商品流轉額增長二二—二五%。

關於「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吉洪諾夫強調「俄共的政策和全部活動的最高目標，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關懷人民的福祉。」因此，他指出：

一、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實現廣泛的措施體系，一貫提高人民福利，建立全面發展個人，高度生產勞動，加強蘇俄人民健康和改善休閒，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的條件。

二、在國民收入中提高消費基金的比重，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增加一六—一八%。

三、在提高勞動者生活水準的一些措施中，更充分的滿足有支付能力的居民對於各種商品的需求和服務，國營和合作社營貿易的零售商品流轉額增加二二—二五%。

四、居民的貨幣收入，也將繼續增長，職員和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將增長一三—一六%；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將增長二〇—二二%。

五、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將大規模進行住宅建設，五年期間規定建築五三、〇〇〇萬平方公尺面積的住宅。

吉洪諾夫強調「竭力提高生產效率，是最重要的經濟——政治任務」。換句話說，不發展物質生產，不提高其效率，要實現高漲人民福利的諾言，是沒有可能的，而提高生產效率的正確途徑，是向密集化轉變，這一點，他認爲可能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一步。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規定國民經濟所得到的結果，要比增加的勞動和物質費用有其超前的增長。要做到

註② 吉洪諾夫報告的「蘇俄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及到一九九〇年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向」，經討論通過後，在五日後正式發表（見〔真理報〕一九八一、二月五日第一版至第七版）。

這一點，吉洪諾夫強調：「一個主要因素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他指出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如下：

工業方面	二二—二五%
農業方面	二二—二四%
建築方面	一五—一七%
鐵路運輸	一〇—一二%

關於「基本建設投資」，吉洪諾夫的報告強調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將側重現有企業的改建和技術的重新裝備，減低新建設的比重，以免資金分散，啓用的固定資產增長率不夠高。

吉洪諾夫指出了「物質生產各部門的關鍵問題」，他說：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原則性的特點，是乙組工業的發展比甲組工業的發展速度更高，規定增加消費品的增長幅度：

食品工業各部門	二二—二六%
肉品	三四%
全乳製品	一四%
輕工業產品	一八—二〇%
文化——生活和家庭用品	不少於〇·四倍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工業方面各基礎部門的增長情況，據吉洪諾夫報告：	
電力	二〇—二四%
石油	三一—三七%
瓦斯	三八—四七%
煤	七一—一二%
黑色金屬軋材	一四—一七%
機器製造與金屬加工	不少於〇·四倍
礦質肥料	四四—四九%
合成樹脂與塑料	六五—七二%
化學纖維和尼龍絲	三六%
水泥	三一—一五%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定農業方面的增長情況，據吉洪諾夫報告：

穀物 ^⑧	一六一·一九%
甜菜	一三一·一六%
向日葵	二八%
籽棉	三一四%
肉類（屠體）	一五一·一八%
牛奶	五一七%
蛋類	一四%
蔬菜	一三%
水菓與野生菜	二二%
毛類	二一四%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定進一步發展「運輸業」，加強鐵路運輸的物質技術基礎，此項投資將增加到一·三倍。

以上是從吉洪諾夫報告中提出的最簡略的資料，是蘇俄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根據，當然也是巴伊巴科夫在最高蘇維埃九屆六次大會報告的新五年計劃草案的張本。巴某在報告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時，一開始就說：「蘇俄部長會議根據俄共廿六次大會的決議將『蘇俄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一九八二年的計劃』送請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審議。」俄共廿六大的決議中當然包括有吉洪諾夫的報告在內，無須一一指明。巴某在報告一開始既已指出計劃草案的根據，所以在報告的第二部分——「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不再贅言是理所當然的。

各部門計劃任務述要

蘇俄每一個年度計劃，一開始照例先對進行中的年度（即上年度）計劃執行情況作一個初步估計，一九八二年的計劃也不例外。筆者綜合巴伊巴科夫和加爾布卓夫二人的報告，將一九八一年計劃的初步估計提要如下：

一、國民收入在一年內增加一三〇億盧布，增長三%。

二、工業產值與一九八〇年相比，將增加二二〇億盧布，增長三·四%。

註^⑧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穀物的年平均收穫量為二億三千萬噸。

互往返，成立了經濟發展與科學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雙方達成協議，蘇聯在西德漢堡設立第一個總領事館，西德在蘇聯列寧格勒設立第一個總領事館。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二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首次訪問波昂，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最高領導的首次訪問西德。蘇聯方面認為，這次訪問加強了德蘇關係乃至整個歐洲「緊張緩和」的發展過程^②。蘇共領袖此行的目的在與布朗德討論世界性政治問題，尤其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召開問題，以及如何發展德蘇雙邊關係問題。根據聯合公報^③，雙方對若干政治問題尚未達成具體協議，不過布里茲涅夫在訪德期間與西德方面所簽訂的協定，無疑有助於兩國關係的增進。這些協定是：「經濟、工業與技術合作發展協定」，「文化合作協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空中交通協定附加議定書」。蘇聯方面斷定，這是一次意義重大的訪問。

一九七四年五月西德政府改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施密特繼布朗德之後任西德總理，自由民主黨的領袖根舍爾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新政府宣布，其政治方針與對共產主義國家的緩和政策不變。當年十月底，施密特應邀訪蘇。在晤談期間，雙方確認德蘇條約的效力。他們在聯合公報中說：「莫斯科條約仍將是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的可靠基礎」，將始終不渝地予以實現^④。雙方同意，經常就雙邊及世界問題舉行磋商；但對若干國際問題，雙方各執己見。在這次高峯會晤中，簽訂了一項進一步發展經濟合作的協定，確定了雙方改善經濟合作的若干原則。西德將協助蘇聯在加里寧建設一座原子發電廠，該廠建成後將向西德、東德及西柏林供電。此外，還簽訂了蘇聯供應西德煤氣協定。

蘇聯與西德極重視經濟合作的發展。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蘇聯已成為西德工業設備的最大購買者之一，西德是蘇聯對西方貿易中貿易額最大的國家。一九七四年元月十八日，蘇聯與西德所擬訂的發展經濟、工業及技術相互合作長期計劃預定，在機器製造、有色金屬冶金、能源與石油化學等方面進行合作。蘇聯與西德經濟合作的顯著特點是，進行大規模的工程項目。在此期間，西德廠商與蘇聯機構間最大的交易是：蘇聯向西德提供天然瓦斯以換取西德管道及設備的合同；庫爾斯克(Kursk)附近電氣冶金聯合工廠的建造；西德向蘇聯綜合化學企業提供大量的瓦斯汽車。此外，尚有其他各項交易及工程項目。

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蘇聯與西德的彼此貿易總額已從最初一年的五億盧布左右，增加到最後一年的三十億盧布。一九七八年的貿易是一九七三年的二·五倍，一九七〇年的五·五倍。

註② 「蘇德關係：良好的基礎」，〔眞理報〕，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賴倍傑夫(N. I. Lebedev)主編，〔國際關係史與蘇聯對外政策〕（莫斯科，一九七九），第八十九頁。

註③ 「聯合公報」，載〔眞理報〕，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註④ 「聯合聲明」，載〔眞理報〕，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一九七四年蘇聯對外政策國際關係文件彙編〕（一九七五年，莫斯科），第一五七頁。

到處加以有效的利用，在採煤、黑色金屬冶金、動力、重型機器和運輸機器製造方面和其他幾個工業部的企業中，在掌握設計的生產能力時，緩不濟急，任令設備和機器置閒不用，不改善工作換班的指標，結果，這些部在最近幾年的報價率降低。

爲了特別突出「人民福利」的重要性，強調「在實行廿六大關鍵性的方針方面，最重要的角色將屬於與人民消費品生產直接有關的各部門。因此，一九八二年的計劃規定，乙組工業生產將增長四·六％。其中棉織品將增長四·六％，印花布增長六·七％，內衣增長九％，緞紋布（假緞子）增長七·五％；食品工業將擴大生產肉類和乳類製品；文化生活及日用品的生產，將比一九八一年增多三·四％。爲了商品的生產，規定要更廣泛的利用重工業各部門的生產能力。

一九八二年用於工業方面的撥款，共計一、六九二億盧布，比上年度多七二億盧布，其中：規定以一、四一八億盧布發展重工業；以二七四億盧布用於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的物質技術裝備。一九八二年工業方面的利潤，規定爲七七五億盧布，比一九八一年多一八億盧布。一九八二年工業方面的勞動生產率，將增長四·二％。

關於農業方面：將巴布二人的報告綜合起來，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了解。

一九八二年農產品的產值將達一、三六五億盧布^⑨，比一九七六一一九八〇年的平均年產值高一〇·二％。一九八二年用於農業方面的資金（包括來自國庫和本身的資金和銀行貸款），共計爲五七三億盧布，此外，用於擴大各集體農莊的生產資金爲二〇四億盧布。農業投資總額爲三七〇億盧布，這些資金指定建設與提高耕作業和畜牧業產品有關的一些項目。

計劃規定對農業增加現代化強大的技術、礦質肥料和其他物質技術資料。加強農業生產物質技術基礎的重要工作方向，是土壤改良。一九八二年將此項支出增加四億盧布，共計爲九九億盧布，藉以保證將七〇萬公頃的灌溉土地和八〇萬公頃排乾積水的土地，以及五四〇萬公頃的引水灌溉的牧地投入生產。俄共廿六大提出一項任務：繼續將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地帶變爲有高度產品效能的耕作業和畜牧業地區，一九八二年爲這個地帶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規定八四億盧布。

一九八二年國營農場和其他國營農業企業的利潤，規定爲四〇億盧布，全部留作各農業單位擴大生產之用。依靠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及國家預算的資金來源，農業保險基金爲四三億盧布。蘇俄農業部農業技術和農業化學協會聯合企業的商品流轉額，將增長到二四四億盧布。

最後，關於一九八二年的農業，加爾布卓夫在報告時強調「八十年代是標誌着發展農業方面品質最重要的階段。根據布里茲涅夫在俄共中央一九八〇年十月全會上及在俄共廿六大對黨、對人民所提出的，具有極大政治重要性的任務，都已發表在糧食綱領中，俄共將國家整個農工糧食綜合體在比例和平衡發展農業的基礎上，導向進一步改進人民的食物供應，爲他們服務的工業、運輸業、貿易各部門。」而「糧食綱領的根本，是農業加速高漲，故一九八二年要用五七三億盧布進一步發展農業。」

註⑨ 因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業已規定平均年產量，故此處不再規定量的數字，祇規定產值。

一九八二年計劃規定，各種運輸的貨運週轉量增加三%。用於進一步發展各種運輸的撥款，為三〇七億盧布，增長五·八%。

在實現俄共廿六大所提出的社會——經濟任務方面，指定運輸業，特別是鐵路運輸，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鐵路差不多負着國內全部貨運流轉量一半的責任。但是，最近幾年曾以鉅額資金撥給鐵路運輸，加強其物質技術基礎，然而消滅鐵路貨運方面現有的缺點，却是做的很慢。

「基本建設」，在蘇俄這樣的國家裏，不論為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還是為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任何階段和年份都是最重要的工作。這要投下鉅額的資金，使固定資產日積月累逐年增加，經濟的發展突飛猛進，人民的福利才能有顯著的改進與滿足。蘇俄每年對於經濟各部門、社會——文化和住宅建設，都有大筆基建投資。一九八二年關於國民經濟來自各方面的基建投資，共計為一、三三四億盧布^⑩。

在蘇俄的建設中有其一定的一些成就，同時由國庫撥出的基建投資，在許多情況下還沒有提供必要的報償。儘管俄共中央和蘇俄政府一再指示，許多部和主管機關仍然將資金分散，建設的期限往往超過規定的標準。據加爾布卓夫在報告中說：「石油化學工業部、黑色金屬冶煉工業部、化學工業部、森林造紙工業部及其他某些部，現在未完成的建設項目量，已超過一年的基建投資額，同時這些部超過標準未安裝的設備都增加了。」因此加某又強調指出：「一九八二年計劃規定，基建投資，基本上保持一九八〇年實際完成的水準。」同時規定，將基建投資集中在最重要的和已開工的國民經濟的工地上，裁減新建設的量。」「保證優先發展技術重新裝備和改建現有各企業。」此外，從一九八二年起將限制行政、景觀和體育等方面的建築物 and 工程，以及超過國家基建投資限度的工程，這些措施，都是過去所未有的。

根據俄共廿六大和布里茲涅夫的指示，各加盟共和國應在提高基建效率方面獲致重大的進展。蘇俄建設銀行和國家銀行應規定嚴格的監督各加盟共和國各部和各主管機關在一九八二年限制重新開始的建築並集中資金在已開工的和從上年度轉來的建築上。

一九八二年計劃規定建築方面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三·五%。各建築部門必須集中力量和資金完成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節約資源、消滅損失和非生產性的費用。蘇俄國家建設委員會應加強對於設計機構的影響，使建設的設計工作更廣泛採用經濟的和標準的決定。

一九八二年建設方面建築安裝的利潤，據加爾布卓夫報告，規定為六三億盧布。這又是促進建設發展的有效辦法。

註^⑩ 加爾布卓夫報告國家總預算時指出：「一九八二年計劃規定基本建設投資為一、二一〇億盧布，較巴伊巴科夫的報告少一七四億盧布，此項差別是，前者所報告的是指來自各方面的資金，後者是來自國庫的資金。」

關於科學技術進步，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將它列在工業之前，居第一位，但是一九八一年計劃像往常一樣，仍然將它列在基本建設之後，居第五位，我們未見一九八二年計劃的原本（不會再公佈），故仍依一九八一年計劃列為第五位。

俄共廿六大的決議認為，加速工業和其他部門的科技進步速度，是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和密集化的主要途徑之一。規定更廣泛的利用經濟的槓桿刺激科技的進步，加強它的物質技術基礎。科技進步的加速，表達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些任務方面，這些任務的完成，將決定各部門增加生產的速度——是增加國民收入和國家貨幣積累的主要源泉。

加爾布卓夫在其報告中指出：「黨和國家要求各部以至各企業集中力量和資金，在具有決定性科技進步的方向上，特別監督完成生產過程機械化和自動化，採用有助於生產密集化、節約人力勞動和物化勞動新技術的成套計劃。但是，巴加二人均未提到對科技的發展投資。」

一九八二年的計劃既標榜以「進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為主要任務，可想而知，蘇俄黨政在這一方面的措施理應大為改觀，而不同於往年。然而根據巴加二人的報告看來，一九八二年的計劃為實現進一步充分滿足居民對於社會——文化的需要之措施，蘇俄在這一方面的支出，不過增加了四九億盧布，共計一、〇六八億盧布；除此之外，仍將要利用國營各企業、集體農莊、消費合作社和社會機構的資金，為數在二六億盧布左右。在所謂進一步提高蘇俄人民生活水準的口號下，社會消費基金將增長四二%，而達一、二七〇億盧布^①。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將增長二·一%。國民經濟職員和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將提高到一七七盧布^②。

計劃規定將超前提高用於住宅和文化——生活項目的建設投資。規定建築總面積為一〇六九萬平方公尺的住宅，大約將可改善一、〇〇〇萬人的居住條件（一九八一年亦不過如此——筆者）。

在俄共的社會綱領中，為了充分滿足居民對於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最主要的是發展貿易和生活服務業。一九八二年的計劃規定撥款八一億盧布，即增長九·四%，用於進一步發展貿易和居民生活服務。零售商品流轉額將達到二、〇〇〇億盧布；生活服務量將增長六·九%，計九〇億盧布。

但是，加爾布卓夫指出：「日常需求的某些商品，仍落後於居民的需要。」一九八一年四月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曾指出：「貿易工作中的一些重大缺點是：在一些個別地區有停頓用某些第一等需要的商品保證居民的需要情事，而此類商品在基地和倉庫中有足夠的數量，依需求、季節和其他條件調度物資不夠靈活。」所以，加某說，蘇俄貿易部及其各地方的機關，必須更好的研究消費的需求，加強同出產商品的工業的聯繫。

註① 一九八一年計劃執行結果公報尚未發表，職工的工資每月幾何雖不可知，但從一九八〇年的計劃執行結果與一九八二年的計劃作比較，可以推出一九八二年不過比一九八〇年每月增加八·五〇盧布而已，兩年祇增此數，則每年不過增加不到四·五盧布，勞動生產率之低，由此可見。

一九八二年，學齡前教育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將有助於蘇俄婦女更廣泛的參加國家生產、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計劃規定一九八二年啓用四三一、七〇〇個座位的學齡前教育場所。普通教育的各學校將得到七七五、一〇〇個座位的擴充，其中三七二、七〇〇個座位在鄉村地方。一九八二年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畢業生，將有二一〇萬人，職業——技術學校培養二四〇萬熟練的工人。

從一九八二年起，將實行提高醫療機關輕型用具的支出。各醫院的病床將增加六萬張，共計在三四〇萬張以上。一九八二年將有一、三五〇萬人得到療養院和休息所免費或優待的許可證。

據巴伊巴科夫樂觀的估計，物質生產各部門的發展和提高生產效率，有可能將國民收入增加一三四億盧布，或增長三%。

以上是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部門的一些片斷。計劃並不等於執行結果，譬如去（一九八一）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法規定國民收入增長三·四%，工業產量——四·一%，結果，均未完成計劃，分別是三·四%及三%。一九八二年若以量的方面就巴伊巴科夫展望的國民收入增長率看來，這一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部的成果，仍舊很難樂觀。

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法

蘇俄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經蘇俄最高蘇維埃九屆六次大會討論後，於去（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獲得通過，命名為「蘇俄一九八二年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法」，並經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次（廿）日正式公佈，成爲法律。這個法一共四條，其第二條規定各部門的增長率如下：

國民收入

三%

工業總產量

四·七%

其中：

生產資料生產

四·八%

消費資料生產

四·六%

國家投資

〇·九%

各種運輸貨運週轉量

三·〇%

國民經濟職工人數

一·〇%

勞動生產率

一·〇%

工業方面	四·一%
建築方面	三·五%
鐵路運輸	一·六%
工業活動利潤	六·五%
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	二·一%
按人口計算的社會消費基金	三·一%
國民經濟工資基金	三·二%
國營及合作社營商業零售商品流轉額	三·一%
居民生活服務量	六·九%
學齡前機關兒童數	四·四%
全日學校學生人數	四·八%
職業技術學校畢業之熟練工人	一·四%
各醫院的病牀	一·七%

除此之外，規定一九八二年依靠各種來源的撥款，建築總面積一〇六九〇萬平方公尺的住宅。

(第一、第三及第四等條，因篇幅限制均略)

蘇俄一九八二年的計劃草案，雖然我們看不到，蘇俄政府也不會公佈，上面所列的各項增長率，不但聊勝於無，而且將巴加二人所未報告者，亦補充不少。

蘇俄一九八二年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有幾點值得談一談：

工業總產量由一九八一年的增長率四·一%提高到一九八二年的四·八%，除非因為今年工業戰場上成績良好，似乎缺乏有力的理由。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由一九八一年的三·六%提高到一九八二年的四·一%，在科技未加強之前，這是不切實際的。

國家投資開始作政策性的轉變，增長率由一九八一年的五·二%降低到一九八二年的〇·九%，這是實踐動員建築方面的內部資源，用減少國家投資來促進建設方面加速完成已開工而遲不完工的建築和工程。

在社會發展方面，既高唱「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什麼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率由一九八一年的二·九%降為一九八二年的二·一%，零售商品流轉額由一九八一年的三·九%降為一九八二年的三·一%呢？

工資是蘇俄職員和工人最現實的收入，一九八二年的工資基金僅從一九八一年的三·一%增長到三·二%，試問區區〇·一

%的增長表示什麼？是不是表示勞動生產率不够高，未完成計劃？

蘇俄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關於一九八一年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不久即可公佈，屆時這些問題將一一得到較正確的答案。

結 論

蘇俄是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計劃一經成爲法律，即應不折不扣如期完成，所謂「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都是不符計劃經濟的不當現象。

蘇俄雖然一向以首先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自豪，却從未做到不折不扣的完成計劃，以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而論，據宣傳提前超額完成，是真是假，姑置不論，過去十個五年計劃，起碼有八個列在未完成的一邊，而未完成的主要原因，多數係受農業的影響。

蘇俄因地理位置的關係，氣候變化無常，以致農業從古至今未穩定過。即使某一年遇到一個農業豐收，要完成計劃，亦有另外的困難。運輸的配合、原料、燃料、材料、勞動力的供應或缺或緩，皆爲司空見慣之事。計劃因閉門造車，失算誤算，一再修改，甚至一年修改若干次，致使計劃的威信喪失殆盡。職工待遇菲薄，生產情緒低落，勞動生產率高不起來。凡此種種，無不是牽制計劃完成的嚴重因素。

上述這些缺點，我們知道，當然蘇俄黨政比我們更清楚，但是何以不急起直追，力求根絕？這是制度問題。黑魯曉夫這個人雖然失敗下臺，早已死亡，但我們卻不能否定他在臺上時不遺餘力的揭露各方面造成的大小缺點，想盡方法

力求除舊佈新，早早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他在做法方面，當然有些地方，太過理想與天真，不過他求新求變的積極精神，卻不能予以抹煞。可惜用之不當，不能在制度改革上開刀，而用在枝枝節節上，因此，蘇俄不能保證每年完成計劃。

在蘇俄制度上一個重大牢固不搖的原則，那就是職員和工人的工資以及集體農民勞動報酬的多少，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而不決定於政府財政的盈虧。勞動生產率高。工資和勞動報酬即高，否則，即使政府的國庫內有不完的钱，勞動者們的工資和勞動報酬也高不起來。蘇俄的勞動者們一直在低收入之下從事勞動，生產情緒高不起來，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才能得到一九〇盧布的平均月工資，一九八二年的諾言祇有一七七盧布，欲求計劃完成，豈不是緣木求魚？

所以，蘇俄一九八〇年的計劃，最後結果如何，決定於最重要的兩個條件：一個是一九八二年的農業戰場上是打勝仗，還是仍舊打敗仗。另一個是本年規定的勞動生產率（包括工業、建築、鐵路運輸及農業）是否能按計劃完成？

從各項資料方面看來，蘇俄一九八一年在農業戰場上又打了敗仗，如此，就一連遭到了三個敗仗。農業的歉收，對蘇俄而言

不足爲奇，可是像這種接二連三的例子並不多見。因此，一九八二年的農業有一個可怕的背景，農民在心理上先就有一個陰影，假如再遇到氣候不佳，「人定勝天」的信心就更談不到了。氣候條件不良，並不是全無補救的可能，假如蘇俄的農業不是置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而是土地屬於人民自己，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將本能的想出和拿出各種自救和互助的精神和辦法，與自然界作殊死戰，即使不能全部挽回，起碼可以挽回大部份或一部份，就不會有「天塌大家死」的心態，抱壁上觀的態度。故一九八二年的農業最後結果，蘇俄黨政並無扭轉逆勢的把握，而是在碰運氣。誰都知道，碰運氣不是科學的辦法，好壞或成敗各居一半，萬一再失敗一次，不但是在一九八二年的計劃全盤皆輸，而且也將決定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不幸的命運，造成不可挽救的「壞的開始」的局面。「真理報」編輯部文章強調「超額完成」^⑩，證明一九八一年計劃的結果不佳，要用「超額」來補救。

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完全靠活勞動（工人）；物化勞動（機器）的重要性，更甚於前者多多。蘇俄的一貫作風是大力鼓吹「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這就是偏重活勞動的作法。同時不限制人口的增長，津貼多子女的家庭，加強學齡前教育，多辦幼稚園與托兒所，爲的是使孩子們的母親們可抽身從事勞動，這都是不斷增加活勞動的一些措施。爲什麼蘇俄不注意物化勞動，不用生產過程機械化和自動化代替活勞動，以節制生育，減輕糧食和商品供應的負擔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蘇俄的科技不夠進步，機器、設備、儀器製造工業落後。爲了解決燃眉之急，配合社會發展的速度，祇有依靠勞動力一途。

蘇俄的勞動者並不是人人皆已麻木不仁。他們曾忠心接受黨、團、工會發動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不過，即使初期曾表現過若干熱情，但久而久之早已看穿這是榨取工人額外勞動的把戲。因此，推行運動者的花言巧語，已打不動勞動者的心。每年都有「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而每年的勞動生產率的計劃一直不能完成。蘇俄爲什麼不放棄這種令人生厭的勞民傷財的落伍辦法呢？自然有其道理。每年發動競賽尚且不能完成計劃，不發動豈不要交白卷？一九八二年適逢蘇聯六〇週年紀念，「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勢必是重要活動項目中最重要的一項，結果會比往年不同一些，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假如同往年一樣！這豈不是絕大的諷刺？

最有效的使勞動者鼓起幹勁的辦法，是認真實行「一切爲人民，一切爲人民的福利」；最具體的是用高工資（勞動報酬）換取職工和集體農民的高勞動生產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句名言，適用於非共產國家，更適用於共產國家。不過，布里茲涅夫一羣有這種勇氣去打碎固有的不近人性的原則，跳出原來的圈子嗎？能，就可保證一九八二年的計劃出現奇蹟；不能，則這個計劃的前途，並不樂觀。

（七十、十二、三十於士林）

註⑩ 同註②。